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六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63)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 錄

朱子年譜(續)	清·王懋竑	編撰	一
子朱子爲學次第考	清·童能靈	編撰	一六三
大鄭公行年小紀	清·孫衣言	編撰	四三五
楊文節公年譜	清·鄒樹榮	編撰	四六七
袁樞年譜	鄭鶴聲	編撰	四九三
張宣公年譜	胡宗林	編撰	六二三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答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渙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用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

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飄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譏

也。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一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

何按伏得下。癸巳

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癸巳

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舉程子語、至於格物、則伊川夫

子語

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

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

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

日新矣。

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 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疏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

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



儒

朱子年譜

朱子論學切要語 卷一

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 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

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

乙未

甲午
後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

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後乙未

丙申

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

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卽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書證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舊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

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三篇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

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

此書及濂溪祠記、按文集濂溪

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己亥此云祠記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錄 聖人言語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

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卽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大

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箇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

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